



越 剧

九 小 姐 反 庄

上海文艺出版社

236.557

5

越 剧

九 斤 姑 娘

竹 芳 森 口述

上海越剧院 整理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20,000 曲谱 30 面

1979 年 5 月第 1 版 197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4,000 册

书号：8078·3096 定价：0.22 元

## 内 容 提 要

张箍桶有个女儿叫张九斤，聪明能干，才貌出众。地主石二因三个儿子生来愚蠢，大媳、二媳又经常吵嘴不务正业，他苦于良田家产无人掌管，企图娶九斤为三媳。石二便以请张箍桶去箍桶为借口，上门考问九斤；还以要箍各种式样的桶为名，刁难张箍桶，逼他将女儿许配其三子。张九斤不图富贵，以其锋利的口舌，幽默而风趣地揭露和讽刺了地主石二那副狡猾的嘴脸，致使石二狼狈不堪。

这个剧本是根据民间戏曲《箍桶记》整理的，它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与勤劳的美德。

聪明伶俐的九斤姑娘。



九斤姑娘：『阿爹，依好比饭店门  
口摆粥摊。』



九斤姑娘在教阿爹九只木桶的名称。



石二佬逼張施福將九斤姑娘做  
他第三房媳妇。



九斤姑娘：『銀子勿  
是在依自己手里。』



石二佬要骗取九斤姑娘未成，只得灰  
心丧气回家。

## 人 物

张 瓢 桶——五十岁左右  
九斤姑娘——十八岁左右  
石 二 佬——六十岁左右

〔幕启。幕内合唱：

日出东方红通通，

〔张瓢桶上。

**张瓢桶** （接唱）屋里走出我张瓢桶。

〔幕内合唱，帮腔。

**张瓢桶** 老汉张瓢桶，老太婆早年去世，生下来一个阿囡<sup>①</sup>，取名九斤；哪格<sup>②</sup>会取名九斤呢？因为在伊<sup>③</sup>生下来格<sup>④</sup>辰光，我和併<sup>⑤</sup>老太婆十分欢喜，拿根秤来一称呀，正好九斤重，就取名九斤。伊生得交关<sup>⑥</sup>聪明，交关能干，所以绍兴城里都晓得我格阿囡叫九斤姑娘。唉！这几天店里生意清淡，我想到乡下去做做跑乡生意，叫阿囡出来管管店堂。阿囡，出来！

〔九斤内应：“嗳！来哉。”上。

九 斤 (唱)只听阿爹连声叫，  
          里面走出我九斤佬。  
          清早起来忙勿转呀，  
          我还有小鸡未喂饱。  
〔幕内合唱，帮腔。〕

九 斤 阿爹，叫我做啥？

张箍桶 (唱)店里生意真勿好，  
          三餐茶饭吃勿饱。  
          我想乡下生意做一趟，  
          依代阿爹桶担快去整整好。  
〔幕内合唱，帮腔。〕

九 斤 噢。(下，挑桶担上)阿爹，箍桶担整好了。

张箍桶 噢，阿囡！

九 斤 哈！

张箍桶 阿爹叫侬管管店堂侬会管哦？

九 斤 我会管格。

张箍桶 那我要问问侬哉。

九 斤 问我啥？

张箍桶 佮店里桶格价钿侬晓得勿晓得？

九 斤 阿爹，我晓得格！

张箍桶 格侬报出来让我听听看？

九 斤 好，阿爹，面桶两百钿一只，脚桶四百钿  
      一只，水桶末六百钿一对，阿爹，侬讲对  
      哦！

- 张箍桶 乖格，聪明格，店堂依真格会管哉，格我去做生意哉。
- 九斤 哟。
- 张箍桶 阿囡呀！
- 九斤 唉！
- 张箍桶 店里呒没<sup>⑦</sup>生意末把店门关关好。
- 九斤 噢，晓得哉！阿爹，侬早些回来啊。
- 张箍桶 早些回来啊？（刚刚一脚出去又跨回来，把桶担放下）
- 九斤 （奇怪）噢，阿爹，侬刚刚跑出门槛，哪格就回来啦？
- 张箍桶 哟，侬叫我早些回来嘛！现在回来早勿早啦？早些回来，哪里来的生意啊！
- 九斤 阿爹嗳！格是阿囡讲错哉，阿囡是叫侬生意做好末，早点回来呀。
- 张箍桶 噢！格才对啦！生意好，早点回来，格末阿爹去啦！
- 九斤 噢。
- 张箍桶 阿囡，我去了，侬管好店堂，勿要跑出去噢。
- 九斤 噢！晓得哉。
- 张箍桶 （挑着桶担出门，叫喊）箍桶呵！
- 九斤 阿爹，侬哪能抢我生意呀？
- 张箍桶 啊，阿爹怎么会抢侬格生意呢？
- 九斤 阿爹，侬好比饭店门前摆粥摊，门口的生

意我阿囡自家会做格。

张箍桶 唁。

九 斤 我花扣勿会打末，平扣总会打的呀，侬要  
箍桶应该跑得远点去叫啊！

张箍桶 嗯，侬说得对，讲起来是阿爹在抢侬格生  
意。好格，我就到远一点地方箍桶去。

九 斤 阿爹，侬早些回来。

张箍桶 唁。（挑担下）

九 斤 （唱）阿爹出门去箍桶，  
阿囡我看守店堂中。（关门下）

〔幕内合唱，帮腔。〕

〔石二佬上。〕

石二佬 （唱）太阳出来三丈高，  
街上走来我石二佬。

〔幕内合唱，帮腔。〕

石二佬 老汉石二。唉！真是前世作孽，人家有田  
有地怕无人接替。我呢？有田有地有人  
接替，就是祖宗大人勿争气，我生下来  
的儿子都是呆头呆脑格，娶两个媳妇呀，  
一个叫“枣树擦板”，一个叫“乱弹笃鼓”，  
一日到夜叽叽喳喳，相骂不停。唉！看起  
来我三百亩田地难保啦。咳，我常常听  
人家讲，五市门外，张箍桶有个女儿叫张  
九斤，生得聪明伶俐，又很能干，勿晓得  
是真是假，今朝在屋里空闲无事，想到五

市门外去考考她看。要是能干格，我把伊娶进来当第三房媳妇，那我三百亩田地——

(唱)好保牢哉。

清早起来出门庭，  
一心去往五市门。  
撩衣紧步往前行，  
听人说前面就是张家门。  
〔幕内合唱，帮腔。

**石二佬** 哦，门关了！勿晓得张箍桶在勿在家？(朝里面叫)喂！里面张师傅在家吗？

〔九斤上。

**九斤** 唁，外面是啥人呀？

**石二佬** 唁，是我。

**九斤** 依叫啥名字？

**石二佬** 咳！我呒没名字格！

**九斤** 噎，牛末有根绳，马末有只铃，阿猪阿狗都有个名字，依哪格呒没名字格？

**石二佬** 唉，我格名字有些“丫枝疙瘩”格。

**九斤** 依南瓜勿叫末叫番瓜，哪格会有些“丫枝疙瘩”的呢？

**石二佬** 咳，我格名字要算格。

**九斤** 噎！要算格？那侬讲出来让我算算看。

**石二佬** 好，侬听啦！

(唱)一斗半，二斗半，

三斗五升四斗半，  
我是连名连姓在算盘，  
叫侬姑娘自家算。

九斤 哦，是石二店主呵！

石二佬 噢，侬哪格会晓得格？

九斤 我是毛算算的呀。

石二佬 （旁白）一定是九斤姑娘了！（向里）喂，里面的姑娘侬叫啥名字？

九斤 我的名字也要算格。

石二佬 咳，侬讲出来让我听听看。

九斤 咳，侬听好！

（唱）一斤半，二斤半，  
二十四两三斤半，  
我是连名连姓在秤杆，  
石二店主侬自家算。

石二佬 哟，侬就是九斤姑娘！

九斤 嘿，是呀，石二店主侬来做啥？

石二佬 我来叫侬阿爹到我石家箍桶去。

九斤 啊哟！石二店主，侬来得真勿巧，我阿爹到乡下去做跑乡生意哉。

石二佬 格末等侬阿爹回来，侬告诉伊，说我石二店主来过哉，叫伊到石家箍桶去！

九斤 好格。石二店主！

石二佬 啊！

九斤 侬屋里住在啥地方？

**石二佬** 我屋里啊？依听啦！

(唱)出了一座五市门，  
    九曲墙弄过一根，  
    前面有点闹盈盈，  
    后面有点冷清清；  
    再过一座擂鼓门，  
    门前有两个管门人，  
    他立呀立在黄泥墩，  
    十七八把苕帚插头顶，  
    蓬蓬胡须缠头颈，  
    身体好象排竹棍，  
    日里勿要饭来吃，  
    夜里勿要眠床睡，  
    就是石家管门人。

**九斤** 噢！我晓得啦。

**石二佬** 嘿，依晓得哉？那依讲出来给我听听看。

**九斤** 九曲墙弄末是不是转九个弯头啊？

**石二佬** 嘿，对的。

**九斤** 前面闹盈盈末是读书的书房。

**石二佬** 嘿，勿错，勿错！

**九斤** 后面冷清清末是祠堂呀！

**石二佬** 嘿，对格，对格！

**九斤** 擂鼓门末就是一座圆圆的月洞门。

**石二佬** 嘿，是的，是的。

**九斤** 门前两个管门人，就是你家门口的两株

棕榈树呀!

石二佬 依来过我屋里格?

九斤 我来是呒没来过, 只是毛猜猜格。

石二佬 呀! 倒是聪明格。(旁白)口才倒勿错, 勿知道相貌哪格样。(朝里)喂, 九斤姑娘。

九斤 嘿。

石二佬 我回去哉, 依阿爹回来叫伊早点到我石家来箍桶啊。

九斤 嘿, 石二店主, 依到我屋里来坐坐再去吧。(后退一步)

石二佬 咳, 勿坐了, 勿坐了。

九斤 那末点心吃了去。

石二佬 咳, 勿吃了, 勿吃了。

九斤 点心勿吃, 茶也喝杯去。

石二佬 (退后一步)咳, 勿要客气, 勿要客气。

九斤 嘿, 依真的勿吃啦?

石二佬 咳。

九斤 那末, 我也勿客气了。勿送, 勿送, 勿送你啊……(下)

石二佬 这个姑娘倒是有些调皮呀! 门也勿开, 叫我坐坐去, 点心吃了去, 点心勿吃末茶也喝杯去。嗯, 勿错! 等张箍桶来呀, 这门亲事一定要谈伊成功!(下)

[张箍桶挑担上。

张箍桶 (唱)我清早喊到午时辰,

一点呒没生意经。

〔幕内合唱，帮腔。〕

张箍桶 阿囡！

〔九斤内应：“嗳。”上。〕

张箍桶 开门！

九 斤 阿爹回来啦？（九斤开门，接桶担）阿爹，  
生意好吗？

张箍桶 唉，触霉头！哪里来的生意呵。我清早  
出门，跑到东街头，碰到一个修伞佬，我  
叫箍桶呵，伊叫修伞！

九 斤 阿爹，伊叫修伞管侬啥啦？

张箍桶 啊呀，这人讲话勿清爽，“修伞”听起来象  
“就散”。我叫“箍桶呵”，伊叫“就散”呀！  
箍仔桶就散，格还有啥人叫我箍呢？后来我又跑到西街头，碰着一个卖黑香干  
格，伊是个鼈鼻头，我叫“箍桶呵”，伊叫  
“勿相干呀”！侬看，还有啥人要箍呢？唉！  
阿爹肚皮倒饿煞哉，毫燥<sup>⑧</sup> 热饭拿来烧，  
冷饭拿来炒。

九 斤 阿爹，热饭也不要烧，冷饭也不要炒，叫  
侬去吃现成饭去啦。

张箍桶 哪里有实格好的人家，叫我去吃现成饭  
去？

九 斤 阿爹，侬在外面生意做不着，阿囡在店里  
替侬接好了，叫侬箍桶去！

张箍桶 啥人家屋里?

九斤 阿爹,伊格名字有点“丫枝疙瘩”格。

张箍桶 “丫枝疙瘩”,我在绍兴城里住了实格多年,也呒没听见过这种名字呀!

九斤 阿爹,伊格名字要算格。

张箍桶 那末,侬讲出来让我算算看。

九斤 阿爹,侬听了:  
(唱)一斗半,二斗半,  
三斗五升四斗半,  
伊是连名连姓在算盘,  
叫侬阿爹自家算。

张箍桶 喔,我晓得啦,是勿是粮食行里喊我去箍斗桶去啊?

九斤 阿爹,勿是呀,要一斗两斗算拢来的。

张箍桶 哟,要算拢来的呀?格两三石总有啰。

九斤 太多!

张箍桶 一石五。

九斤 还太多。

张箍桶 那末一石。

九斤 那是太少啦!

张箍桶 多又太多,少又太少,我猜勿着了,侬讲出来吧。

九斤 阿爹,就是石二店主屋里呀。

张箍桶 石二店主呀! 嘴啞,我勿去,我勿去。这份人家好去啊! 伊屋里家当蛮大,胡须

捋捋，茶馆坐坐，生活难做，七字头蛮多，  
伊讲出来的闲话我听勿懂。

九斤 阿爹，伊七字头来末，侬就拿八字头甩过去好啦呀！

张箍桶 格阿爹八字头拿勿出来呀！

九斤 那阿囡教侬好啦！

张箍桶 唉！侬是阿爹生的，只有阿爹教侬，哪有阿囡教阿爹呢？

九斤 阿爹，人家勿是讲吗，只有状元学生，呒没状元先生格。

张箍桶 这句话倒是对的，不过伊讲出来我勿懂，要是说：“让我回去问我阿囡去。”这坍台不坍台呢？

九斤 阿爹，有啦，侬把要紧用的长推刨留在屋里，伊要是七字头来啊，侬讲要回去拿长推刨，那末阿囡就好教侬了。

张箍桶 咳，咳，这个法子倒是好的！那伊屋子里在啥地方，我勿晓得呀。

九斤 阿爹，侬听着：

(唱)出了一座五市门，  
    九曲墙弄过一根，  
    前面有点闹盈盈，  
    后面有点冷清清；  
    再过一座擂鼓门，  
    门前有两个管门人，

他是立呀立在黄泥墩，  
十七八把苕帚插头顶，  
蓬蓬胡须缠头颈，  
身体好象排竹棍，  
日里勿要饭来吃，  
夜里勿要眠床瞓，  
就是石家管门人。

- 张箍桶 喔，我勿去，我勿去。  
九 斤 阿爹，侬为啥勿去呀？  
张箍桶 九曲墙弄，清早走到夜，一天工夫甩掉哉！  
九 斤 阿爹，九曲墙弄就是叫侬转九个弯头呀！  
张箍桶 勿是九根墙弄啊？  
九 斤 嗯，勿是的。  
张箍桶 那末前面闹盈盈的是出了人命案子吗？  
九 斤 是读书的书房。  
张箍桶 喔，是书房。那末后面冷清清的是会馆  
吗？  
九 斤 是祠堂呀！  
张箍桶 格末擂鼓门，擂擂勿是要擂死人吗？  
九 斤 阿爹嗳，擂鼓门就是一座圆圆的月洞门。  
张箍桶 圆圆的月洞门啊！格末门前两个象妖怪  
是啥东西？  
九 斤 阿爹，就是伊门口的两株棕榈树！  
张箍桶 两株棕榈树啊？  
九 斤 哦。